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五

飭臣工三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二月癸酉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傅繼祖等曰翰林院衙
門甚屬緊要凡翰林官每日作文寫字誦習
講究是其分內之事各宜勤勉以盡職掌若
有結交不肖牽引妄行遇學差缺出恣爲奔
競營求者不時訪察題參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正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爲臣者須行實事不當沽取虛名于成龍奏稱豁免民夫夫河道工程浩繁能不用民夫而可以集事乎且河道增設一官則民間多一事現在所設官員歷年料理工程並無違悞之處總之河工經理惟在得人不在增設官員也于成龍任直隸巡撫時居官好亦曾効力但爲人膽大凡事必欲取勝其所奏之事止徇人情面欲令人感

彼私恩夫擢用人才乃朝廷之大權非爲臣者市恩沽名所可擅行之事也至於于成龍條奏內修理通州天津一帶河道及培修高家堰堤亦有當酌議之處高家堰保淮敵黃甚爲緊要稍有疎虞則淮安一帶州縣居民田廬皆受水害矣

二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設立科道官員特爲條奏政事今觀都御史以至科道條奏者少間有條

奏者每存私意或將不睦之人欲行傾陷則
託辭參奏此等情弊朕豈不知嗣後科道官
員各宜端其心術以有益國家之事條奏爾
等可將此旨傳諭

三月丁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東巡撫桑額奏所屬積貯
米穀並無虧空此前任撫臣佛倫奉行之善
也朕巡幸霸州時聞大城縣知縣祖延泰散
穀賑濟或有富戶冒稱飢民者查出卽將其

家所積之穀散給貧民因此並無假冒貧民得沾實惠是則奉行之善存乎其人從前總督張長庚屈盡美巡撫白色純韓世琦等居官不善不數年間子孫窮困由此觀之徒貽惡名此輩所貪取者今安在哉且居官果善其光榮自不待言如江南將軍博濟調西安將軍起程之日兵民泣送屈盡美居官不善離任之時地方百姓皆爲切齒居官善否舉朝之人及地方百姓自有公論豈能掩飾哉

十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覽福建浙江總督朱弘祚大計疏內有閩省地瘠民佻之語豈福建全省之人盡皆佻薄乎原任四川巡撫張德地署理延綏巡撫時曾奏延安邊地並無可舉博學宏詞之人原任少詹事邵遠平奏南方之人皆輕浮不可用朕思賢才不擇地而生雖深山僻地豈無人材至於南方之人豈盡皆輕浮不可用者二人所言甚不愜於朕心

因皆罷斥今朱弘祚又以此等謬言陳奏殊
屬不合著該部察議具奏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二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觀言官奏事或受人囑託
或懷私賣本所奏之事俱非無故如原任侍
郎鄭重門生曾任陝西縣令爲總督佛倫題
參遂轉囑彭鵬將陝西全省官員俱行參奏
豈有因一人之仇遂參全省官員之理凡任
言官者但宜將關係國家得失民生休戚之

事從直陳奏豈可受人囑託懷挾私仇賄賣本章而條奏乎如有此等之人必盡察出正法斷斷不恕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八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軍士所乘之馬朕早令行察至今尚未具奏部中各官凡事不行速結惟務偷閒入署未久即散歸家偃息如此則政事有不壅積者乎朕聽政三十年夙興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緊要事輒秉燭裁決此

爾等所共知也各官果能勤敏諸事何至遲
悞可同戶兵二部大臣速行察奏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觀九卿凡保舉人員非係師
友即屬親戚是皆漢人相沿惡習天下官員
朕一人何能周知惟左右大臣是賴誠善者
善而惡者惡據實敷陳則善者勸而惡者懲
矣國家事安有不理者乎況科道乃耳目之
官如總兵卓策柯彩許盛居官最爲貪鄙朕

聞其軍民皆怨乃爲懲治前此科道官曾有題參者否爾等以朕旨宣諭倘後仍蹈前轍必不寬貸

二月甲申

上召督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等問曰爾等何日起程于成龍奏曰俟効力運米官齊集同行

上曰爾此意即謬矣人臣宜以國事爲重勤勉自効豈可援引朋類當此軍務緊急爾等宜

率先啓行餘令陸續隨往若必俟衆同行豈不悞事爾自任巡撫及爲總河惟知援引私人其後運米亦仍如此爾在河工曾帶二百餘人前往迄今未用一人欲任意援引得乎爾又云寧殺于成龍至効力人等不可不用此語豈非沽名干譽之意乎朕已屢加嚴飭爾竟不悛何也朕於國家之事未嘗膠執己見惟虛己以視機宜即用兵之道亦復如是一日之中千變萬化朕統大兵至克魯倫時

亦視賊之形勢隨機而應並不豫立已見孔子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聖人之言至當不易爾惟執己見前此運米已因待衆悞事今又欲俟衆同行此意不過欲扶助黨類令其感激耳用人之權豈人臣所得專擅朕今用人若有保舉官員亦必就中論俸陞補即素所深知者亦視其効力之處酌量用之否則俱使論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際尚不肯任意爲人臣者乃妄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

助人者後必自己獲罪爾其戒之

閏三月辛卯

上諭陝西督撫提鎮等官曰朕宵旰勤民慮周遐邇緣向來巡幸未經親莅邊境頃特濟河而西循秦省沿邊地方延覽風俗諮詢疾苦見所在兵民築土屋以爲居耕砂磧以爲業生聚之計甚屬艱難朕惻然於衷軫念弗釋因思兵民倚賴全在將吏而將吏之表率惟督撫提鎮是視誠使督撫提鎮實能正己澄

源則所屬守職奉公祿足自贍必無朘削兵民之事若積習相沿濫受屬員私饋因而所屬官弁節次求索取償於下文則加徵無藝武則侵扣月餉勢不至於厲民剝兵不止如此而欲冀其疾苦日蘇生聚日盛烏可得乎夫秦地俗尚素稱簡樸邊方士卒尤屬精銳總視撫馭得人斯於兵民胥益朕自駐蹕寧夏特召該省督撫提督總兵官以下官員凡在鎮城者俱賜宴行宮面加諄諭無非期望

文武大吏董率屬員以仰副朝廷愛兵恤民至意自今以後爾等其益體朕懷交相砥礪文官皆習知民事豈身作官吏不恤百姓之依武職多出身行伍豈甫爲將領遽忘軍士之苦上官克謹廉隅屬吏各遵法紀馴至比屋殷阜列戍飽騰則兵民皆得其所而爾等亦與有休寵以視厲民剝兵身名俱隕者孰得孰失爾等其敬念之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正月壬寅

上諭湖廣總督李輝祖河南巡撫李國亮雲南巡撫石文晟浙江巡撫張敏山東布政使劉皚等曰凡居官以實心愛民爲主民雖愚終不能欺也果能實心愛民民自知感否則竭力矯飾終難掩人耳目朕在宮中惟以百姓爲念督撫身在地方與百姓最親豈可不一心愛民副朕委任之意一省之事全在督撫督撫潔己率屬則府州縣自然遵奉爾等係封疆大臣當自惜聲名自立品望朕巡幸浙

江江南陝西山西等處百姓利病俱所深知
山陝地瘠地方官略加朘削情即顯露然州
縣之私派皆由督撫布按科派所致若止在
州縣官則所害者不過一州一縣巡撫與布
政使通同妄行則合省俱受其害矣此等人
朕斷不姑容爾等識之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十月己巳
上諭河南巡撫徐潮曰河南火耗甚重當嚴行
禁止又聞彼處虧空甚多如何籌畫令無虧

空河南連歲有秋未知積貯何如今天下太平武備不可有懈巡撫有標下兵卒爾從翰林出身武事恐未必留心宜飭將弁不時操練爾撫標操練精强則兩總兵官有不凜然操練者乎

康熙四十年辛巳九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居官之人或優於微職至大任則改常者有之今部院堂司官等但求偷安而已並不勤於理事即侍衛亦比前

少怠人雖優於辦事若不勤慎亦何益哉

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凡用人皆諮詢諸大臣而後用於諸大臣不信將誰信耶朕聽政四十餘年觀爾諸臣保奏皆各爲其黨爾等致位宰輔皆有可否人材之責朕凡諮訪人材當以實對若惟恐結怨不行陳奏何以責人耶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諸臣任科道時多有敢

言沽取直聲以得陞遷者及爲大僚輒不敢言問以小吏皆云不知前後何頓不相符耶

七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之科道糾參一官舉國皆聞方始入告或有先以疏稿示欲參之人然後題參者或有先告以題參之意其人不懼然後題參者若果貪汚理宜參處倘因私怨以些微細故即行題參事必滋擾矣

十月辛卯

上諭山東省官員等曰爾等爲官以清廉爲第一爲清官甚樂不但一時百姓感仰卽離任之後百姓追思建祠以祀豈非盛事蓋百姓雖愚而實難欺官員是非賢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毀譽爾等各宜自勉

十一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各部院衙門所辦事件有錯悞者惟恐事情覺露專務隱匿不行檢舉朕總理萬幾亦止詳識緊要事務安能逐

事一一記之各部院檔案繁多勢不能無舛錯遺漏或有舛錯遺漏而即自行檢舉則其過猶爲可恕若懼罪隱匿不行檢舉則事必終於舛錯貽悞甚大爾等將此旨傳諭各部院滿漢大臣知之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齊世武自授甘肅巡撫所屬各官俱被參劾署事竟至乏人其中有初任者亦有他省調補者果有不法自當參處若

止小過則懲戒可耳

二月丁亥

上命大學士等傳諭偏沅巡撫趙申喬曰湖南地方介在邊遠之境聞向來官吏積習相仍無藝私徵種種不一計每歲科派有較正供額賦增重數倍者有司徵收錢糧加取火耗又視別省爲獨重百姓窮蹙不支多致流離轉徙非將宿弊逐一剔除無以砥礪官方大甦民困從前已往諸事姑免察究外爾到地

方嚴飭大小屬員痛改前非洗心奉職力減加耗盡革私徵務使流移者復返鄉閭守業者獲安隴畝庶副朕軫念遠省民生至意如仍有藐法不遵重爲民害者即據實糾參從重治罪決不輕宥

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趙申喬分文不取信然但朕臨幸杭州諮訪百姓言趙申喬好收詞訟民多受累大凡居官固貴清廉尤必和平始爲

盡善如果好受詞訟刁民興訟卽使審理其
被訟之人一家產業已蕩然矣如此民何以
堪聞阿山亦喜受民詞訟總之爲督撫者以
安靜不生事爲貴耳

九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因山左災荒勞心殫
思屢行諮訪山左歲歉非止今歲爲然地方
官歷年隱匿不報今春朕因閱視河工親見
災黎情形始行籌畫賑濟今歲田禾雖云失

望尚有薄收之處巡撫布政使爲伊等素有
欠缺欲巧圖完補故甚其詞以奏報又夤緣
科道紛紛急奏言盜賊蠭起人民相食私冀
或開事例或撥銀兩因於其中侵蝕託言賑
濟而實欲完補虧空以施鬼蜮之謀也今京
師遣往三路賑濟人員俱掣籤派撥州縣並
不分成災與否一槩散賑遣去人員未奉有
稽察諭旨惟視巡撫布政使所指地方賑濟
應將此事交與三路大臣加意稽察至御史

李發甲條奏盜賊蠭起人民相食亦當明白詢問如盜賊蠭起必有殺人放火搶奪財物糧米之處與失事之人如人民相食亦必有被傷之人與食人之人如有不實即爲巡撫布政使急請設法銀兩而言也大學士九卿諸臣會同議奏言官並不實心爲民專爲巡撫布政使起見不誠可愧乎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正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數巡幸諮訪民生利弊知

之甚詳小民力作艱難每歲耕三十畝者西成時除完租外約餘二十石其終歲衣食丁徭所恃惟此爲民牧者若能愛養而少取之則民亦漸臻豐裕今乃苛索無藝將終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爲生耶如朕前遣侍衛至鐵索橋掛匾還京回奏彼處督撫餽六千餘兩夫一侍衛而費至此則凡部院司官筆帖式等差遣往來者又不知煩費幾何去歲所遣祭告諸臣回都朕曾問一二人

彼雖飾辭以對然地方所費亦不少矣目今
巡撫皆有廉聲而司道以下何嘗不受州縣
餽遺總之此時清官或分內不取而巧取別
項或本地不取而取償他省更有督撫所欲
扶持之人每歲暗中助銀教彼掠取清名不
踰二三年隨行薦舉似此互相粉飾釣譽沽
名尤屬不肖之極至於蠲免錢糧原爲加恩
小民然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有
幾何從前屢頒蠲詔無田窮民未必均沾惠

澤約計小民有恒業者十之三四耳餘皆賃地出租所餘之糧僅能度日加之貪吏苛索蓋藏何自而積耶朕比年巡幸七省惟秦晉兩地民稍充裕畿南四府及河南一路殊覺生計艱難山左初次巡幸民甚饒裕繼而少減今則大異往昔矣皆由在外大小官員不能實心體恤民隱爲民除弊而復設立名色多方徵取以此民力不支日就貧困科道官職司風紀當一切不避見之敷陳今惟挾仇

報復者掛之彈章否則斷斷不言或專倚一人藉聲勢而聽其指使然後敢言甚有大言不慚妄自矜誇者考其行事與言迥別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夫已之言已且不能行徒見之敷陳何益之有

三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情弊朕知之甚悉凡部院駁回事件有應駁回者亦有有故而駁回者倘欲實指其事朕並其始末皆能細言之

朕日聽萬幾惟據其理而處之以公平斷不瑣屑苛求但諸臣當自知足知足方不辱也

五月壬寅

上諭尚書侍郎等曰天下之民所倚以爲生者守令也守令之賢否係於藩臬藩臬之賢否係於督撫督撫又視乎部院大臣而行部院大臣所行果正則外自督撫而下至於守令自爲良吏矣今工部弊端發露爾等亦知愧否工部之弊朕屢降嚴旨切責竝不悛改以

至於此郎中費揚㬋等俱九卿保舉之人仍
爾作弊侵蝕河工帑金殊屬不堪堂司官上
下扶同但利之所在罔顧身命此何謂也爾
等身爲大臣誠能彼此箴規有所見聞卽爲
剖示屬官有品行不端者卽罷斥之庶幾無
玷厥職今部院諸弊爾等豈果不知但恐結
怨於人隱忍不言科道官員亦因彼此掣肘
不肯條奏舉劾耳嗣後如有不謹識朕諭仍
循故轍經朕察出必不姑宥

十一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徐潮爲河南巡撫時居官實好平易得體民無不稱頌之者朕西巡時經河南見州縣司道官內有衰老者朕卽酌量革退徐潮亦少過寬耳觀李光地近日聲名較前稍減彼每被人欺誑大凡爲督撫者一被人欺誑則權必旁移張鵬翮向有淸名在河工亦甚効力但謙彼屬員王謙等欺誑耳身雖不要錢子姪親戚在外指名取錢可謂自

己不取耶爲大臣者約束不嚴自謂己不之知諉之他人可乎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四月壬辰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爾前因衝決時家馬頭叅佟世祿一案於阿山徐潮勘奏後具疏强辯爾又請開河工捐納抵補事例明係脫卸屬員王謙等凡人既讀書先要辨明公私二字凡事從公起見方可以服人爾之名節關係固重佟世祿之身家關係獨不重乎王

謙爲人刻薄人人怨恨爾却偏信任其恣意妄行以致人心不服爾常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如此行事豈得謂堯舜之道朕非不知爾在河工能任勞苦但聽信屬員流於刻薄從來大儒持身接物當如光風霽月爾平時亦講理學乃一味苛刻嚴厲豈所謂光風霽月乎況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須爲國爲民事事皆有實濟若徒飲食菲薄自表廉潔於國事何益耶

十二月庚戌

上諭貴州巡撫陳詵曰貴州地小易治雖有苗人亦無他事但以文武和睦安靜不生事爲要清官多刻刻乃清官不足處屬吏貪汚固當參劾其居官平常者則須教誨之邊地原苦爲大吏者不可見才若生事顯才便非正理爾切識之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三月丁亥

上諭盛京戶部侍郎董國禮工部侍郎席爾圖

曰前因盛京衙門事務每至遲悞是以朕自京選擇大臣補授今聞官員辦事不勤爾等可往嚴察使朝參習射諸凡公事及圍獵不得有悞倘或不嚴朕有所聞爾等亦不能免罪

七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親政以來斷不許人懷挾私讐互相陷害是以三四十年間無大臣懷私互訐之事此一事朕心頗以爲善凡誣

陷人及攻城屠戮人者縱使其身倖免於禍子孫斷乎不昌近觀貪官受報亦復如是從前督撫如屈盡美韓世琦白如梅賈漢復張長庚等皆以貪故其子孫極貧困不能自存或有學道考試不公而所生之子凡書讀過即忘并有瘖啞者天道甚可畏也前次考試時有朕所素知之人與考朕恐使人知之則必取中故不以告人凡人功名所繫去取但欲其秉公耳朕尚以孤寒抱屈爲念試官何

不一計及於此乎

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侍郎穆和倫人不甚惡但性執拗耳朕聽政四十餘年何人不知何事不歷似此執拗之人倘有大事必至貽悞而伊身亦罹禍矣昔經略莫洛於事敏達而騎射亦優人材壯健但偏執已見莫洛欲率伊所招綠旗兵丁進剿其時王輔臣諫云召募之人不可信用莫洛言我所用之人有負我者

乎朕所遣訥爾泰亦在彼力勸阻之莫洛謂訥爾泰童穉何知不聽與莫洛同行之員外郎薩哈連馳報至京朕謂之曰汝速往諭經略斷不可輕率兵前進進必有變莫洛執意欲行至寧羌州地方王輔臣標下官兵鼓譟莫洛遂身被其害于成龍亦妄帶人至河上自謂所帶之人斷不負彼而信用之後皆貽誤朕往閱南河在御壩上朕親指示赫碩色令在此地下樁築堤乃過三季不築而河工

皆不可問矣以此治赫碩色之罪後張鵬翮到任竝無別項効力但遵朕所指急速築堤而河工告成既築此堤有利於民衆民咸喜名之曰御壩故凡執拘輕信之人未有不誤厥事者也

乙酉

上諭福建陸路提督藍理曰福建近海關係緊要曩時諳練海戰者猶有其人今則寥寥矣且天下承平日久人皆貪於逸樂若不時加

訓練萬一有事欲令其舍命冒險難矣爾當
小心約束勤於操練務期兵民輯睦又
諭天津總兵官師懿德曰天津地方近在京師
昔趙良棟爲天津總兵官時甚善爾但以爲
法足矣爾年既壯人材亦健但當以驕傲爲
戒使無誤公事
十月庚寅
上諭武殿試讀卷官等曰凡人必耐得勞苦乃
能有成不耐勞苦到處無用不但武臣爲然

即文臣若不勞苦學問如何成就今爾等二三老臣年雖高而勤勞實甚觀部院官止圖安逸凡事俱不經心至於會議時九卿內但一二人立議餘皆隨班畫題竟少諳練事務之人矣

十一月壬午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邵穆布曰朕知爾平日敬慎敬慎則何事不可爲凡事不可遲緩若事久則弊生惟勤敏則事不壅積矣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三月戊寅

上駐蹕松江府城內令地方各官俱近前

諭曰江南錢糧既多火耗雖輕養贍家口斷無

不足清乃居官之常清官每多殘酷清而能

寬斯爲盡善

六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部院一切公事堂官司官

筆帖式遞相推諉皆不留心部院官員當以

敬慎廉潔矢之於心勉勵不怠朕尚不憚勤

勞朝夕與諸臣商確政事伊等可圖安逸乎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五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六
飭臣工四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正月乙未
上諭文武諸臣曰朕向待大臣不分滿漢一體
包容諸臣當人人感戴自効乃九卿會議時
但一二人發言衆俱唯唯其漢大臣則必有
涉於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與於彼之事卽
默無一語如此寧不有愧於舉國之清議耶

此後爾等皆當省改凡人既讀書知義理卽當以其所學見之於事非僅作文已也平時讀書至臨大事竟歸無用則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耶

是日

上諭浙江巡撫黃秉中曰爲督撫者當清以持己實心辦事不交通近侍不夤緣部院則無往不宜矣至於偶遇歉收除蠲糧發粟賑粥三者之外別無奇策但在地方官實心舉行

耳

五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在部効用人員初爲筆帖式之日卽當念日後擢用可爲國家大臣自立品行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岳飛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則天下太平矣

九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工部光祿寺每年所用銀兩奏請預爲儲備赴戶部支領用完復奏一年

之中光祿寺用二十餘萬兩工部用四五十萬兩以至百萬兩不等俱造黃冊奏閱所用數目雖較前畧省而動工之處奉委官員於未估計之先即已領銀備用以致浮支肥已之弊不絕嗣後工部光祿寺著十日一次將所委官員姓名及支給銀數具摺奏聞如是則事務清而奢用之端絕矣又凡督工人員於工竣後銷算延挨時日至十年銷算者有之至二十年銷算者亦有之凡工作物料俱

登冊籍何事稽遲若此此不過欲從中作弊耳工程所用錢糧朕常核算極其簡易數日可畢嗣後官員銷算如有踰年者立卽奏聞罷斥

乙未

上諭河南巡撫鹿祐曰爲督撫者不畏懼人奉職循理本無所難每因部費繁多以致不能潔己誠使實心任事專意民生一切情面俱可不必瞻顧河南俗樸民淳易於爲治比年

以來五穀豐收今年開歸等處雖少被水已經蠲免錢糧令地方官賑濟矣嗣後一有災傷即當據實奏聞不可隱匿至積貯備荒最屬要緊巡撫乃地方大吏不在虛文宜實心爲利民之事且不徒一己清廉必使布按以下屬官俱勵廉潔始能利民至刑獄關係民命凡錢糧等事有不合者部院可以駁查惟刑獄之事定案達部部院亦難更改爾於疑獄應詳慎駁審朕在位五十年於刑名最加

慎重凡督撫陛辭之時每以欽恤刑獄訓諭再三爾可加意詳究以仰體朕矜恤庶獄之心至地方文武共事每多不和爾莅任後須文武和衷兵民一體爲要

十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來科道言事必有所倚藉方始上疏至有關國計民生者全不念及如朕因浙江年歲歉收米價騰貴令江西湖廣米商報名不許積囤沿海一帶禁約不許出

洋聞江浙米價皆平矣科道何不言及耶朕凡遇饑荒即蠲本年錢糧及歷年逋欠又留漕賑濟但恐民未必得沾實惠聞江南有催徵蠲免錢糧以償己之虧空者科道何以不行指參

己酉

上諭四川巡撫年羹堯曰四川苗民雜處性情不一務須殫心料理撫綏得宜使之相安比年湖廣百姓多往四川開墾居住地方漸以

殷實爲巡撫者若一到任卽欲清丈地畝增加錢糧卽不得民心矣湖南因丈量地畝反致生事擾民爾須使百姓相安錢糧以漸次清查可也此爲川中第一要事至於刑名尤宜愼重人命關係至大審結之事達部亦難更改若有疑處卽須駮審爾當留心地方武官每獲一小賊輒張大聲勢自以爲大有勞績盜賊何處無有但須嚴行巡緝不可將小事看大了武官當勿令生事然亦須稍留餘

地使伊等養給其家爾爲巡撫須文武和衷不可偏刻又

諭曰爲督撫者不請託在京之人便是好督撫爾須念一絲一粒民脂民膏得一錢須知從何處來總之以安靜爲要耳

十一月庚寅

上命戶部尚書張鵬翮往審江南江西總督噶禮參江蘇布政使宜思恭一案

諭之曰審事從公而已若預存一意則不可也

朕聞江南盜案尚有八百件爾到江南傳諭
噶禮作速審結總之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凡爲督撫者俱當體此
語以行事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庚寅

上諭八旗大臣及內閣部院大臣等曰朕總理
國家大小事務必計久遠今見八旗忽於生
計習爲奢侈此皆由該管之人不能約束伊
等族長平時不先訓誡所致也去冬因米價

騰貴以二月應給之米於正月給發米價隨
即稍減可見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運至
家惟圖微利一時即行變賣及至此銀費去
米價又貴勢必請將八月之米於六七月間
給發且將求來年之米於今年預支矣八旗
官兵應互相告誡自是以後務將所支之米
力加節省必用至支米之時庶不墮富商囤
米術中爾等大臣官員俱有教養之責當仰
體朕心潔己奉行

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大吏辦事當於大者體察不可刻意苛求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寬爲本趙申喬任浙江巡撫時民多怨之後任湖南巡撫大小官員無不被參豈一省之內無一好官耶總之爲大臣者不可輕率參人明時臣工不能秉公顛倒是非挾讐彈劾此風不可不戒夫官之清廉只可論其大者今張鵬翮居官甚清在山東究

州爲官時亦曾受人規例張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書甚多刻一部書非千金不得此皆從何處來者此等處亦不必究又兩淮鹽差官員送人禮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蓋惟愚民爲不可欺居官之善與不善到任不過數月人卽知之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意卽天意也

乙卯

上諭偏沅巡撫潘宗洛曰凡爲督撫者操守甚

爲要緊爾宜潔己爲下屬表率令天下太平
無事以不生事爲貴興一利卽生一弊古人
云多事不如少事職此意也馭下宜寬寬則
得衆爲大吏者偏執己見過於苛求則下屬
何以克當至於紅苗僻在荒隅不得與內地
百姓同視宜善爲撫綏朕觀爾等漢官一遇
難事便欲告退夫設官分職原欲令其寧謐
地方撫養百姓旣爲封疆大臣凡事宜一己
擔當黽勉効力一遇難事卽圖脫卸可乎

九月壬辰

上諭廣西巡撫陳元龍曰廣西地方近已寧靜爾至彼處當使文武和睦兵民相安巡撫亦有管兵之責宜不時操練古人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爾爲翰林年久朕特試用以邊疆之責觀爾辦事如何爾宜盡心加勉至於居官聲名自有公論在也

十月丙辰朔江蘇巡撫張伯行題臣屬七府一州比來年歲豐登家給人足嗣

後臣更勸民積儲教民節儉行見戶慶
豐盈人敦禮讓矣
上曰自古人臣事君必令民生疾苦具以上聞
勸善懲惡屏絕私黨以愛民弭盜革除惡習
敦厚風俗爲務前張伯行奏稱務期家給人
足仰報君恩今未及一年而遽云家給人足
毋乃文飾太過乎聞江浙地方盜賊叢集鄉
紳兵民甚屬不安又聞今歲錢糧未清虧欠
甚多又糧船遲誤米色不堪昔朕南巡時米

價較前甚賤且並無災祲猶慮小民窮苦屢
頒諭旨令盜賊滋蔓該撫反稱家給人足者
無非掩飾前言耳未必於小民實有利益也
嗣後毋得如此虛詞矜譽凡事必速行完結
敦風厚俗弭盜安民催儹糧船清理錢糧以
圖報効該部其嚴飭之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月丙辰九卿詹
事科道面奏噶禮張伯行互參一案

上曰從古治天下者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

餘年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洲所叅大抵皆漢人漢人所叅大抵多漢軍皆非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並無偏向張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其家亦殷實朕巡河工時適彼爲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畧短耳噶禮辦事歷練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語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爲天下主

如此等清官朕不爲保全則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九月甲戌大學士等以科道內陞外轉請

旨

上曰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代國事全爲言官所壞觀今之進言者輒云某爲上所喜某爲上所惡每揣摩朕意私心窺伺以圖迎合朕並無所愛憎之人其居官善者則愛

之不善者則憎之耳卽如噶禮居官如此不善不但無一人劾奏反有從而譽之者後噶禮與張伯行互參差往審事滿漢大臣謂朕意有偏向故審理俱不公平朕亦不露意旨直至議定奏聞方向九卿明諭於是衆乃知朕無偏向之意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爾忘私乃爲正理且性理諸書中亦不過辨別公私二字事君者果能以公勝私於治天下何難若挾其私心則天下必不能治今科道於

內外官員亦有明知其不善者或其人有所倚仗或其人素有聲勢不可動搖莫敢參劾亦由學淺膽小故耳爲清官者惟潔己不要錢猶是易事若論公爾忘私誠爲難得科道官員內朕無深知者今條奏亦少將伊等照例挨次陞轉可也

十月庚辰大學士等遵

旨以御史董弘彪保舉山西冀寧道彭騰翊問九卿九卿云彭騰翊聲名不佳

上曰朕知彭騰翊向來奉職不善屢經降級天下官員甚多朕不能盡識雖識之亦不能確知其爲人然後問於九卿九卿宜一意秉公據實舉奏今觀九卿大臣率多苟且謂何必與人爲讐不肯直言人臣居官一日則當盡一日之職若互徇情面不實心辦事事何由而得理且科道者耳目之官果九卿保舉不公卽當糾參又科道亦有互參之例今觀科道官惟有所倚恃始行題參殊非臣道所宜

然也董弘彪彭騰翊俱著革退

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翰林官員內多有不識字義不能作詩文者此皆教習不勤之故比年以來武英殿行走之人鄉會試中式者甚多蓋以在武英殿行走每日不釋卷耳此後凡修書校書處著併派庶吉士又

諭曰道學者聖賢相傳之理讀書人固當加意然詩文亦不可廢或有務取道學之名竟不

留心於詩文者此皆欺人耳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三月丁卯

上諭奉天府府尹郝林曰盛京旗民雜處命案甚多爾必親歷所屬地方誠心教導毋謂此非久任之地將事諉與將軍各部國家設一官卽有一官之職爲官者當立志盡職興起教化有一番整頓方無忝厥職也

十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幼讀書無一時不以民

閒疾苦爲念巡撫乃專任封疆之大吏理應實心爲民勤求樂利邇來浙省地方歉收民生艱難每觀巡撫王度昭所奏並無盡心利民之處再河南巡撫鹿祐所奏事宜亦未得當爾等傳問九卿

十一月庚戌

上諭山西布政使噶什圖曰布政使一官專管錢糧山西錢糧每年全完並無虧欠州縣或有徵耗過重者爾宜加意訪察凡有益百姓

之處當酌量行之

十二月戊子先是商人馬維屏等以願領大錢收買小錢叩閽

上命內務府同戶部會議戶部尚書趙申喬以其事不可行而郎中羅復晉將准行議稿送侍郎王原祁廖騰煃畫題具奏不曾送伊畫題疏請罷黜

上曰凡事有理不可尚氣君子懲忿窒慾此語最宜詳思此一小事司官藐視即當參拏何

必忿怒且寬則得衆爾性苛急不能容人向任巡撫時所參官員有身自知之而參者亦有因人言而參者果能實耶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謂好生者非但不殺而已蓋於萬物皆養育而保全之之謂也爾居官雖清豈可自恃其清而爲矯激之行乎又

諭大學士等曰布政使牟欽元居官好巡撫張伯行題參牟欽元交通海賊此皆伊多疑所致朕曾遣張鵬翮往審尋張鵬翮摺奏時朕

批令張鵬翮同張伯行領兵於有海賊之處
親身往拏總督赫壽聞此消息坐小船往黃
天蕩探察方知張伯行所言盡虛妄耳張伯
行又奏噶禮下人甚衆恐欲殺伊爲噶禮報
讐此亦無影響之事特因向牟欽元索幕賓
不得遂起釁端總督巡撫皆有幕賓若爲此
生疑尋隙亦非爲大臣之體清官多刻刻則
下屬難堪清而寬方爲盡善朱子云居官人
清而不自以爲清始爲眞清又如易云不家

食爲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故朕於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察於細故也人當做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數人乘馬肩輿而行豈將一一問其所從來耶

庚寅

上諭雲南巡撫施世綸曰爾居官聲名甚好但過於偏執不度事理惟以己所知者爲是天下凡事當中道而行今爲封疆大吏理宜盡

改前非不可拘執己性雲南年來米價騰貴
地方甚遠倘遇災荒難於賑救爾宜留心料
理至馭下屬務以寬恕爲本

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戸部尚書趙申喬保舉潮州
知府張應詔准其陞補兩淮運使但趙申喬
又奏張應詔爲郎中時寓居寺院能耐貧苦
授知府不製衣服隨從數人果如此言殊爲
未當爲清官者竝不係於貧富張伯行家道

甚饒任所日用之物皆取諸其家足跡所至防人謀害隨從四五十人今以爲不清可乎且巡撫管理軍務一應兵丁宜鼓舞作興常加恩恤今以己爲清官獨市餅餌而食兵丁賞賚不及豈合於理凡事皆有道理爲官之人不取非義之財一心爲國効力卽爲好官或操守雖清不能辦事無論諭諭旨批駮與部駮之事積年累月概不完結似此清官亦何裨於國事乎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滿漢司官皆有辦事職任必謹慎勤敏始克稱職如有懶惰昏庸輕浮躁妄生事招搖疾病疲癃者豈容姑留又各省地方官內有大臣子弟及大臣保舉陞任之人恃伊父兄及保舉大臣恣意妄行督撫不能約束即居官清廉之人亦應素位而行謹慎自持豈可自恃清廉偏僻固執乎爾等會同九卿詳議具奏

十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辦理事情固不可不知文理然亦須諳練政務之人方善若遇大事不可徒執虛文又如外省督撫但以不貪爲盡善以朕觀之清乃居官一端之善苟於地方生事雖清亦無益也

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滿漢大臣遇事應同心辦理今每滿洲大臣一議漢大臣一議此處大

有關係
世祖章皇帝時爲此特下嚴旨至今
聖訓昭然可不恪遵耶如果兩議亦應滿漢相
閒豈可截然兩議從前未曾如此自趙申喬
來始然凡事只有一理不可執拗今朕聽政
五十餘年何者不曾經歷卽小事必向大學
士學士九卿問之大臣執拗猶之可也若爲
君者自行執拗則如之何著將滿漢兩議者
交吏部都察院察出議罪

十一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張伯行爲巡撫時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積米粟張伯行必勒行賤賣否則治罪此事雖使窮民一時感激要非正道亦祇爲米價翔貴欲自掩飾耳地方多殷實之家最是好事彼家貲皆從貿易積聚並非爲官貪婪所致何必刻剝之以取悅窮民乎況小民無知貪得無厭近聞陝西有方耕種卽挾制州縣報荒者此等刁風亦不可長

又賑荒一事苟非地方官實心奉行往往生事蓋聚饑寒之人於一鄉勢必爭奪明時流賊亦以散糧而起此不可不慎也書云明四目達四聰朕於天下事無不洞悉然知之卽發亦非大體總之爲政以中正誠敬爲本中正則能公誠敬則能去私朕日讀性理諸書見得道理如此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戊午九卿議覆貴州巡撫劉蔭樞題請緩圖北征一

疏

上曰策妄阿喇布坦無知蠢動侵擾我哈密應發大兵即行殄滅但朕好生爲念不忍驟加勦除因備兵邊地遣使宣諭俟其悔罪自新爲中外生靈計其萬全措置之際必籌其前後慮及久遠防微杜漸始合機宜自策妄阿喇布坦侵擾哈密以來朕從容與大小臣工公同商酌辦理軍務並未嘗有逞一己之怒形諸聲色及統兵親勦之處劉蔭樞聽信訛

傳邸抄妄行具奏以爲分清邊界便可畢事
如策妄阿喇布坦乘閒竊發邊民能保不受
害乎劉蔭樞尚未衰邁著乘驛前赴軍前盡
心周閱矢公詳議具奏
九月戊寅貴州巡撫劉蔭樞奏臣遵
旨親赴巴爾庫爾軍前閱視滿漢官兵軍勢雄
壯首尾相連巴爾庫爾地方聞入冬大
雪動深數尺倘道路壅阻糧何以運草
皆覆壓馬駝何以牧放臣謹奏聞

上諭大學士等曰軍機事務關係重大一言可以鼓勵士氣一事可以退縮人心本朝自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迄今百有餘年所向成功事事上應
天心以正討逆巡撫劉蔭樞乃讀書之人年已八十非屬無知初以朕爲不能忍怒及至軍前無可奏對乃稱雪至三四尺糧何以運駝

馬何食於此愈知其無能矣外藩蒙古共有百餘扎薩克人無一分糧餉馬無一束草乾自古及今極寒之地何以各安生業觀其一經雪後驚惶失措忘其身爲巡撫管轄文武之責如敵稍强必至效曹申吉羅森方光琛輩所爲也朕三統大兵曾當嚴寒盛暑久行沙漠不毛乏水之地於軍機事務以至調養駝馬無不熟悉然後知古人論兵不得其道多無成功每至敗事深爲太息朕中路統兵

至博洛和屯於三月十六等日遇雨雪風霰自京師運米出口馬正肥者倒斃反多兵丁馬匹不甚傷損蒙古馬匹如常於此愈知古人乘春以圖蒙古之失策也朕近訓兵校獵至烏里雅蘇台八月十六日嶺巔雪深尺許至行營中惟深七寸駐蹕二日雪已全消此去京師七百里即如此矣設劉蔭樞見黑龍江東海北海等處冰結八尺之雪必至奏請毀城郭棄地方將居民盡行移徙矣古人云

雪盈尺表瑞過尺成災劉蔭樞今奏稱巴爾庫爾地方雪深三四尺或係伊親見或係何人告伊之處並未聲明仍著劉蔭樞前去雪深三四尺果屬親見著據實奏聞倘聽信他人妄誕恐嚇之語亦著據實奏聞

甲申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國家設立科道寄以耳目重任建言參劾乃其專責原任將軍席柱任都統時補授官員及披甲撥什

庫等混索賄賂爲西安將軍時尤貪婪不堪
頃交議政大臣審訊眞情盡露人無不知而
科道等官竟不糾參昔年所用武大臣邇來
漸少所以補授都統副都統等官止視其効
力處漸次陞用但伊等多不諳事體亦不能
約束兵丁兵丁全無畏懼法度大爲廢弛如
原任右衛副都統黑雅圖人皆稱爲胡打鐵
卒以殺人獲罪宗室內朕亦嘗試用皆少不
更事無勝任者至於總督巡撫但於地方不

生事年歲豐登錢糧清楚卽爲稱職或有人自謂清官縱妻子奴僕暗受賄賂以此爲清朕斷不許如此清官何益之有且九卿及督撫提鎭內居官貪婪行止不端者亦或有之卽當從公參劾乃或因係某大臣保舉或因係某大臣門生故舊彼此瞻徇情面竝不題參閒有條奏彈章亦止受人請託或欲使人畏懼自立威名耳至於會同保舉時或有欲舉之人指使他人舉出而已佯爲不知朕爲

人君特從寬不深求而已非不知也爾等皆讀書之人性理一書公私甚明凡事一出於公斯爲善矣科道內有招搖生事索詐取財代人陳奏者卽行參奏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南省盜賊蔓延地方官未嘗奏聞朕諭山西總兵官金國正巡撫蘇克濟查奏復遣尚書張廷樞等前往查拏今已全獲覽其供狀與金國正蘇克濟等所奏相

符皆河南巡撫等不能查緝之故此案鄰省各官俱已確聞而九卿豈無所聞耶九卿內有豫省人何亦無一人奏聞也四川巡撫年羹堯所賞差往松潘兵丁銀兩米石牛羊茶葉康泰等領去並未全給兵丁致各兵鼓譟而回此皆康泰平素不訓練並不撫恤之故也各省督撫提臣悉係封疆大吏總兵官等各有管轄官兵防守地方之責關係甚重凡補總兵時朕惟視其騎射嫺熟人材壯健曾

有効力之處卽行除授此內有居官甚劣不留心地方者九卿應隨聞隨奏今觀九卿保舉人員惟圖利己冀其酬報似此有關地方要務以及大吏賢否雖有聞知竝不具奏此何故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庚午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每旗都統副都統或有起家微賤專意徇庇一應補授官員併佐領等事恒有遲至數年或十年不奏者或一官病

故已久數年尚仍給俸者一切事件漫不稽查甚是曠廢近聞都統石文英不出門戶亦不見人有事來奏每不俟事畢祇圖早歸亦不瞻仰朕容甚屬不堪現今正藍旗滿洲都統延信前往出兵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七阿哥辦理正黃旗滿洲都統巴賽署理將軍事務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阿哥辦理正白旗滿洲都統和里差往雲南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二阿哥

辦理如此則別旗各相效法自必發憤勤事也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十月丙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爾等皆係議政大臣凡議政諸事並不留心俱草率奏聞自備運米人員親身並未前往將官駝所運米石以爲本身運到竟邀議敘自備種地人員並未種地交糧而管理種地之人希圖利益揑稱交糧入倉亦邀議敘現今倉內米石已致缺乏所

以侍郎敦拜等奏請明歲運米應作速運到以補缺乏爾等於諸事並不留心草率議奏之處朕已屢降諭旨嗣後爾等須加意恪遵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五月辛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歲稍旱應速行文與各路將軍或營中亢旱馬匹未肥或進兵之路甚旱水草不敷俱未可定勿謂既經議定進兵不敢復以亢旱爲辭奏請停止朕念軍務所關甚大從前屢諭爾等及領兵大臣凡軍

機之事有今日定議明日又改者未可拘執要在相其機變而行朕於用兵之事必熟思而後頒發旨意若無旨意又恐軍中之大臣難於奉行也然軍前或因亢旱而無水草馬匹倒斃則兵丁如何前進如何回旋明年又如何進兵耶總之雨水及時牧草果好前進自無艱阻應即行進兵倘或亢旱馬匹疲瘦雨水不調牧草不堪則即以不宜進兵之處令軍中之大臣等定議具奏斷不可以今歲

若不進兵來年亦可再進作游移之語呈奏也路途遙遠恐發去文書遲延遺失亦未可定須於明日行文一次續後再行文一次有一處不可進兵即著將此一處奏請停止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七

訓將士一

康熙十年辛亥十月壬辰

上諭寧古塔將軍巴海曰朕向聞爾賢能今侍
朕左右朕益知爾矣飛牙喀赫哲雖已降服
然其性暴戾當善爲防之必須廣布教化多
方訓迪以副朕懷遠至意羅刹雖云投誠亦
當加意防禦操練士馬整備器械毋墮狡計

至於地方應行大事毋得疑畏即行陳奏

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遣發大兵原爲勦除叛逆以安百姓凡兵丁厮役於所在地方恐有恃强掠民財物拆人廬舍壞人器具汚人婦女擾害生民及損壞運河閘板樁木統兵主帥各宜體朕爲民除叛用兵之意申明紀律嚴加鈐束倘有違禁妄行從重治罪著即速行曉示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乙亥

上諭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
安西將軍都統赫業曰行軍之道惟得民心
爲要今勒爾錦帥師之湖廣赫業帥師之四
川所過地方宜厚加撫恤嚴禁侵掠誠能無
犯秋毫則百姓安矣至官兵暴露艱苦亦宜
拊循其進止處所謹設斥堠善自周防勿懈
也南方卑溼念我軍士遠役或不習水土猝
有疾病可擇醫藥調治之其有勞績者卽向
所司支給賞賚勿致踰時

五月戊辰

上諭駐防兖州喀喇沁土默特塔布囊等曰昔
太祖
太宗取有天下爾等祖父常同心効力朕仰體
祖宗撫恤爾等祖父之意恩典頻加念爾等生
長朔方粵西一帶係炎蒸之地故不遣往特
命鎮守兖州爾等至彼須節慎飲食凡有調
遣當聞命星馳遣爾出師所以爲百姓也當
加意撫恤沿途不得擾害至於設巡哨謹備

禦凡軍旅事宜敬慎毋忽

八月癸巳

上諭科爾沁公圖納黑曰我

太祖

太宗以來爾祖父同心効力佐定天下爾國賦

稅聽爾自取朕念爾國窮苦加意撫養今聞

調至爾所屬兵卒有掠取民物者在京尚如

此況離此遠去豈不益肆搶奪爾久歷行閒

宜嚴禁兵卒毋得恣行强横如有亂法者即

會同貝勒議行懲治且中夏炎熱爾衆早晚飲食各宜自愼以副朕軫恤軍士之意

十一月己巳

上諭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尚善等曰覽吳亶所齎爾等奏疏朕心深爲嘉悅兩貝勒皆朕懿親運籌決策破賊立功在指顧閒爾等請調荆州綠旗甲兵備用宜深加撫恤至臨陣時明諭賊人有解甲來歸者卽與保全恩養安插朕未親歷行閒但披覽輿圖據臆

懸斷所期爾諸將等恩威公普無閒親疎嚴
飭哨探申明法紀速成破賊之功永表旂常
之績爾等所有籌畫卽行密奏兩貝勒及大
臣等兵士無恙并疏以聞
康熙十四年乙卯七月甲辰
上諭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董額等曰國家仰
荷
天眷秦州鞏昌蘭州等處以次恢復朕甚嘉悅
此係保寧旋旆之兵閒關跋涉戮力効命所

致須不時軫念恤其勞苦且爾等將兵在外事情經練須協和持平方克有濟朕亦知爾等斷不徇一己之利但意慮所及不得不爲告誡將軍張勇勞績甚多慎勿狎侮致滋嫌怨爾等務期殫心爲國運籌制勝一德同心早奏蕩平以慰朕望

八月己巳

上諭出征鎮安將軍都統噶爾漢曰爾所率蒙古兵丁馬匹雖不甚肥健今野多青草師行

必不致悞聞前往蒙古兵卒沿途頗行擾掠此行務加意嚴禁勿得侵奪民物凡行軍駐營俱令與滿洲兵相近勿得遠離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乙亥

上諭陝西諸將士曰我國家自創業以來克敵攻城必主帥奮勇先登軍士効死戮力方能速建膚功今聞爾等凡與敵遇率皆乘間伺隙觀望不前但令士卒前驅衝突督撫等亦多坐失事機故致勞師匱餉因命都統大學

士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前往平涼總統諸軍爾等痛改前愆殫心圖効若仍蹈前轍一經大將軍指名劾奏必置重典至兵士行間勞苦朕已悉聞爾等衆兵宜體朕豢養之恩益奮勇効力果建功勳不吝爵賞爾等勉之

三月庚寅

上諭大將軍貝勒尚善曰爾等統率大兵閒坐日久未進寸步朕指授軍機惟以雨雪爲辭仍退縮不前各執全軀保身之意今安親王

已復萍鄉醴陵二縣進取長沙湖南逆賊豈盡棄他處而獨固守岳州耶揆此則不實心用力顯然矣爾等宜痛改前非奮發効力乘湖南逆賊騷動之時仍遵前旨速行進兵毋得坐失機會

四月丙辰

上諭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寧海將軍貝子傅喇塔曰王貝子皆朕懿親受任討賊師克在和近覽王貝子屢次章奏似不相輯睦嗣後務

同心一志合謀并力以奏膚功毋各執己見
貽悞封疆負朕委任之意

七月辛巳朔

上諭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等曰江西雖去京四
千里朕知之甚悉王以宗室懿親不乃心國
家料理軍務恢復地方惟坐守省會日事騎
射以圖安逸殊負委任之意今逆賊高大傑
竊踞吉安朕旨到日即宜剋期攻取副將軍
希爾根不思報國日駐省城安逸自便性尤

偏執軍中每分兩翼獨庇其右翼嗣後宜痛
改前非力圖報効哈爾哈齊額楚亦宜遵朕
命速取吉安勿得推諉坐失機宜且覺羅舒
恕莽依圖穆成格現駐贛州南安王等宜協
力攻取吉安進兵兩粵凡行兵之道愛民爲
先若百姓富足糧餉充裕則徵調師徒庶不
致有困乏自今大兵所至務禁戢擾掠以稱
朕撫輯兆民至意
丁未河南土寇張成武侵擾永寧縣境

駐劄河南府參領胡世巴等移會巡撫
進兵報至
上切責胡世巴等曰大兵駐防河南府本爲撲
滅盜賊今永寧有警胡世巴等距賊百八十
里不率兵星赴乃稱移會巡撫遷延時日殊
爲不合著胡世巴等即率官兵進剿該撫鎮
亦即遣兵會剿無使滋蔓仍禁戢軍士勿擾
地方
八月戊午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副將軍希爾根等俱有保全江西剿滅賊寇重任豈得各分疆界互相推諉今將軍舒恕等兵至南康贛州爲日已久馬匹資仗乏絕如聽其因地取給必致擾害生民吉安雖未恢復豈無間道可通贛州王及將軍總督等宜多撥官兵由間道解送資糧器械接濟士卒吉安既係南康贛州孔道大將軍王等率兵速取之仍酌留官兵同總督董衛國鎮守南

昌其速行文諭伊等知之

己未

上諭大將軍安親王岳樂等曰朕聞王恢復萍鄉大創逆賊直抵長沙甚爲嘉悅今日之事利在神速若稍遲緩俾賊得以固守則攻取不易今秦省全定自蜀中前來逆賊十餘萬盡已殲滅大兵即不下四川賊亦不敢復出若分發現在陝西之兵前赴湖廣庶或有濟王其善撫百姓倘民困已極即得地方亦復

何益至叛逆之人皆係脅從情非得已且原
皆朕之臣子王其時加招徠卽吳三桂果有
悔罪輸誠之心亦何不可容受王膺此重任
自有成算特以朕意示知

十一月丁亥

上諭湖廣大將軍王貝勒參贊大臣及官兵等
曰我朝創業以來戰勝攻取動合兵機將帥
皆身先士卒無不立奏膚功逆賊吳三桂背
恩反叛朕念爾等宗室大臣簡閱官兵委以

南征削平僭亂拯救生民今出師三年未獲尺寸坐失機會使疆圉日逼賊勢鴟張糜餉困民悞國孰甚罪在王貝勒將軍大臣於衆官兵無與今陝西福建江西浙江雖漸次底定然賊渠吳三桂不誅於事何濟日者穆占在川陝時勞績茂著茲特簡爲征南將軍命以討賊爾等亦當同心戮力殲寇拓疆以副朕靖亂安民之意慎勿妄分疆界各顧部伍互相推諉仍蹈前失也衆官二六自遣發後爲

國効力暑雨蒸溼浚濠築壘晝夜枕戈披堅
冒刃分防偵探備極勞苦朕悉知之每念及
此深用惻然爾衆官兵其念朕恤養之恩益
加用命倘樹立功勲朕不吝優加爵賞其各
勉之

壬寅

上諭兵部將軍哈爾哈齊額楚等已抵吉安數
月不能勦除逆賊攻克城池故逆賊乘間陷
醴陵窺萍鄉恣意肆行覬斷安親王大兵後

路及提督趙賴等領兵赴援又不併力勦賊徒擁重兵惕時玩日且屢檄簡親王喇布副將軍希爾根令其親統大兵速赴吉安乃藉口南昌重地逗留不前遲久始發又不多備彈丸火藥等物即此觀之貽悞軍機匪小是日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等疏稱江西撫州等處汛兵單弱江西總督董衛國又請發援師并調鄰省之兵防守

上諭曰各路調集江西兵爲數不少簡親王喇

布等不速取吉安徒爾勞師糜餉吉安一郡尚不能取湖南逆賊何日得平前理藩院郎中胡世巴所領蒙古兵已遣發江西董衛國又身在省城鄰省之兵無庸調遣至恢復長沙平定湖南全賴吉安大兵接應簡親王喇布等若仍前遷延觀望安親王大兵脫有疎虞喇布等當以失機例從重治罪不貸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丙午

上諭兵部大兵需馬甚殷非尋常比貝勒尚善

等去賊甚近必審知萬無一失方行遣送今長沙岳州之間路未甚通若逆賊阻截護兵力單難保無虞宜預約安親王遣兵相迎度兵且來然後發往且將軍鄂內率兵赴岳尚善所知或俟此兵到後多添兵力俾無他慮然後遣行今但以千兵護送如許馬匹殊爲輕忽倘事出意外於我不利且爲賊資則是尚善明悞進剿大事尚善其速偵送馬消息以聞

四月辛未

上諭兵部簡親王喇布等統領重兵圍吉安一城日久不下虛糜國帑徒勞士馬被圍之賊不能撲滅故使逸出逸賊率皆步行復不能追擊聽賊渠脫逃情罪重大宜即處分念見在進兵俟事平旋師之日嚴加治罪又王啓元奏稱吉安雖復而賊皆逃出與土寇合勢江西未爲全定前因總督董衛國疏稱吉安已復逸出之賊見在圍勦故令酌量分遣大

兵赴袁州南昌今江西既未全定可令參贊大臣到日相視地方輕重緩急如不能如前旨分遣則聽其便宜調度至螺子山拒賊一案與縱賊逸出官兵其嚴察罪狀以聞又傳諭喇布及諸將軍等曰諸路大兵俱各殫力殺賊惟江西一路屢屢朕憂爾等圍困吉安既已逾年乃縱賊盡令逸出又不恤人民肆行侵掠夫國賦出於民有一民斯有一民之賦若不撫輯招徠地方何由底定又屢稱江西

兵士戰馬羸瘦多斃爾等頓兵江西未出四五百里外戰馬何由羸斃況康親王兵由浙江定福建入廣東彼馬何獨能進豈非爾等憚入楚粵預爲託故乎嗣今宜竭力勦賊平定疆土勉建功績用贖前愆

六月己未

上命翰林院侍講學士顧八代赴將軍莽依圖軍前傳

諭莽依圖曰用兵利在神速毋稽遲貽悞或不

得已擇便而行者有之凡此機宜爾自熟悉近以逗留悞事如長沙荆州諸處其明驗也

九月丙子

上諭康親王傑書尚書介山侍郎吳努春等曰今當勦滅吳逆招攜撫順之時不宜遽調耿精忠還會城以疑衆心王及大臣等不將此事預行請旨即撤耿精忠殊爲失計嗣今凡此等重有關係之事務熟籌請旨毋得徑行

十一月壬午先是揚威大將軍和碩簡

親王喇布奏據報韓大任等欲渡河潛
遁楚賊來迎應乘其未合預行勦滅但
護軍統領哈克山等部兵甚少若勦逸
賊則無兵以遏楚逆若禦楚逆則追勦
逸賊又復無兵今吉安無可調之卒臣
等議分將軍穆占兵之半暫守永新安
福令其半赴泰和萬安諸處遏禦賊寇
上曰簡親王喇布自到江西並未建尺寸之功
宴坐會城虛糜糧餉迨赴吉安以重兵圍城

逆賊韓大任奔逸不能擊滅致韓大任竊踞寧都雖遣副都統布舒庫等率兵前往究未大創賊衆今韓大任等自寧都竄突延及萬安泰和諸處不能撲剿又以兵少具奏計喇布所轄滿漢官兵爲數不少一韓大任未能剿除任其出入宜即嚴加處分念現在與賊相持姑俟事平日議罪其令將軍穆占率兵急赴梁口務速剪滅勿使蔓延至是穆占奏稱聞吳三桂遣僞帥三人由永新犯吉

安臣身在地方洞悉情形僞帥來犯非
迎擊不可臣是以率兵前進於本月初
三日已抵永新俟後軍一至即剿除永
新百里外所屯賊寇進取茶陵其逆賊
韓大任應令大將軍簡親王喇布或和
碩額駙華善率兵堵禦
上諭曰簡親王速調副都統布舒庫提督趙賴
等所轄兵亟滅韓逆將軍穆占身臨賊境必
悉情形或先赴梁口協剿逸寇或已進取茶

陵遏禦楚賊卽乘機平定湖南其詳悉籌度無失事機

十二月癸丑

上諭護軍統領哈克山副都統布舒庫席山雅秦提督趙賴等曰爾等所統官兵頗多現今將軍穆占擊敗楚賊收復茶陵攸縣逆賊韓大任已無外援宜乘此時卽行蕩掃乃稱山路險狹騎兵難用欲調兵守隘延引時日使賊復得閒固守殊誤機宜簡親王量調附近

官兵并嚴檄哈克山等乘賊勢蹙急行剿滅

辛未

上諭兵部大將軍圖海身在陝西其沿邊流番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嚴飭邊汛官兵各固守汛地選幹練人員至頭目處開誠曉諭令彼退回著大將軍圖海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釁

康熙十七年戊午二月乙巳

上諭將軍穆占曰爾所密奏事宜朕已悉知前

議政王大臣所議因無接濟之兵令爾前進今賊韓大任窮蹙來歸諸處俱已克復江西全省將士皆有餘暇故著簡親王與爾會同酌議想移文尚未至是以爾先爲陳奏今在廷所議乃合諸路情形統籌全局覽爾將軍等所奏各執已見者甚衆此皆無濟於事嗣後須當同心勉力無負委任至意

三月丙戌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自逆賊吳三桂叛變以

來大兵諸路征勦方平南王尚之信歸正之
時將軍巡撫傅弘烈思念國恩密約反正所
領官兵從未支領俸餉輒奮勇入粵西收復
梧潯諸處殲戮渠帥屢奏捷功嗣以進取平
桂規定滇黔奏乞迅發大兵以相助援因遣
將軍莽依圖等協力恢復平桂本期莽依圖
等與傅弘烈并力平定廣西克濟大事不意
莽依圖等兵抵平樂寸步不前藉口綠旗營
壘失陷遽奔還中山鎮仍復畏縮退至賀縣

又託言糧餉不繼徑回梧州德慶以傳弘烈恢復如許城池盡棄與賊今若梧州乏糧必將退回肇慶肇慶乏糧必將退至廣州苟廣州乏糧當復棄廣州而還耶如此怯懦多端推諉不惟悞西征之事即粵東恐亦可虞頃有旨令莽依圖駐鎮梧州兼顧高州諸處嗣今宜痛改前轍鼓舞軍士勉圖後効相機勦賊底定封疆爾等其嚴行申飭

閏三月庚申

上諭兵部據大將軍圖海疏報噶爾丹興兵往攻青海厄魯特如遠從達布素圖瀚海而去則無庸置議若來至近邊欲經大草灘前往則將軍侯張勇提督孫思克等務須令其堅立信誓不許騷擾人民仍整飭我軍嚴加防護一面放噶爾丹過一面奏聞倘或肆橫强欲入邊將軍提督等固守地方一面堅拒奏報爾部速即傳諭

六月庚午朔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康親王傑書用兵甚爲
選懊自至浙江安居無事之地及屢降嚴旨
督趣始破衢州之賊進定福建福建既平不
事預防固守俾海賊登岸遂困海澄我國家
軍法嚴明無敢輕忽浙江福建失機將士傑
書未嘗察取供詞糾劾有負委任其會議以
聞

己卯

上諭將軍莽依圖等曰向因規定廣西調遣滿

漢官兵甚多今進征田州泗城若俟他路諸軍齊集必稽時日若孤軍獨進恐難有濟平粵事宜所係甚重將軍莽依圖額楚傅弘烈及參贊諸臣與總督金光祖等俟克復潯州俱赴梧州面議何路進兵先取何地務期和衷爲國勿各圖自便

丁亥

上諭兵部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總統師旅受將帥之任宜求濟大事彼此和衷若爾各

懷嫌隙恐誤疆場嗣今務相輯睦爾部即行
傳諭

己丑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簡親王喇布自抵江西
未能剿除逆賊克復疆土而於失機將士復
不嚴責軍狀及遣守茶陵攸縣諸處已收復
地方又不能鎮防屢以力單奏請益兵凡所
題奏率過其實此皆喇布庸劣不能効力之
故俟事平旋師之日嚴加議處大將軍安親

王兵現駐長沙無論護軍甲兵每佐領選一二人遣赴簡親王軍前且大軍既鎮守茶陵攸縣安仁諸處則吉安已爲內地吉安署副都統尼滿等之兵亦聽簡親王隨宜調用

是日

上諭兵部長沙茶陵郴州地勢及逆賊情形久未知悉大將軍安親王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各遣熟識情形具諳始末奏事傳旨不致遺誤者一人馳驛赴京安親王仍遣護衛

雅圖偕來

七月庚子

上諭征南將軍都統穆占曰爾前此欲將簡親王兵與爾相繼前進止留將軍額駙華善副都統希福鎮守陳請前來朕未之允蓋以江西地方所關甚鉅且無接續之兵此將軍所悉知倘如所請遣簡親王繼爾進兵今此賊衆又將何兵禦之滿兵之勢貴聚聚則處處攻戰始克有利若無用空城使滿兵分駐以

寡力而遇賊輕戰有志氣者盡歿行陣無賴之徒俱行敗北如此則實爲可惜滿兵關係極爲重大利戰則戰利守則守宜合全力以破賊衆若徒分守恢復之空城似乎不可今福建廣東情形亦不甚妥爾等益當同心協力保固地方特此密諭

九月辛酉

上諭兵部簡親王喇布方勦撫逆寇之際穆占盡撤其屬兵茶陵攸縣安仁諸處所存兵每

佐領不足七人大將軍安親王每佐領兵二人復遣還長沙致簡親王兵力單弱遇有調遣穆占又相去甚遠誠難應時即至令簡親王赴安仁相機進剿其所部兵當聽隨宜調遣簡親王所發官兵穆占並未商酌任意留之甚屬不合其內府佐領兵三百人仍令發回至永興地方本令穆占簡親王協同鎮守令若止令簡親王駐守倘簡親王相機前進或逆賊來犯恐兵力單弱關係匪輕其令穆

占簡親王協議各酌遣官兵共守永興今逆賊吳三桂已死急宜勦撫之會穆占簡親王其凜遵諭旨同心合力以圖濟事

康熙十八年己未六月丁亥巡察潮惠等處海口吏部主事塞楞額等疏言粵東馬濠鷗汀背諸處宜嚴加防閑請調撥官兵分駐各口

上諭曰巡視海疆嚴禁奸民貿易潛資寇糧乃平海機宜所關馬濠鷗汀背石井寨諸處俱

沿海要地其令廣東總督巡撫提督等速撥官兵防禦海寇杜絕奸民私通糧糗塞楞額等乃特遣嚴察海疆之員何地緊要宜添兵防守即移文該督撫提鎮調兵駐防如汛守官員不加嚴緝或私縱奸民通賊貿易接濟糧米等物塞楞額等即指名參奏

九月辛丑

上諭護軍統領吳丹曰近者廣西南寧賊將吳世琮被誅湖南武岡州吳國柱亦已授首廣

西湖南俱經投誠賊意懈弛賊兵潰散天下之人咸知賊勢必敗罔不引領望諸將軍早靖逆氛爾等陝西將士駐扎善地馬無傷斃人無疾病不思速滅賊寇支吾推諉進取無期又有何人代爲爾等破賊耶爾在朕左右稔知朕意應勇果任事參贊大將軍機宜以立功勲頃大將軍稱言來京陛見面奏軍國大事比至陳奏並無成算有失衆望此固軍前將士所悉知也若失此機會可乘之時萬

一賊據四川貴州雲南以爲巢穴致歲月相持彼時悔無及矣宜速行籌畫

十月辛未

上遣內閣學士禧佛郎中吳赫齋敕往陝西諭將軍張勇王進寶提督趙良棟孫思克曰自逆賊吳三桂背恩反叛遣發大兵各路征勦平定疆圉撲滅賊寇湖南廣西福建諸處以次恢復餘賊逃潰盤踞水陸險隘冀圖抗拒此等殘寇雖無煩速勦不久自當殄滅但朕

軫念民生急於拯救令其得所故欲掃除諸孽以靖土宇今賊既敗遁負險無容專恃馬兵若用綠旗步兵之力於滅賊殊爲有濟況我綠旗兵較之賊兵甚强爾等素受國家厚恩戮力行間樹績邊疆甚多殫矢忠貞圖報恩眷朕所悉知爾等當各率所屬綠旗兵平定漢中興安恢復四川宜分幾道進兵作何調度始能恢復其詳議具奏如爾等盡力報効恢復漢中四川朕必不拘成例優加恩賞

爾等官兵前進則滿洲大兵亦即相繼進勦接運糧餉不致匱乏茲事所係甚爲重大速詳加酌定以聞又令禧佛等傳

諭張勇等曰自古漢人逆亂亦惟以漢兵勦平彼時豈有滿兵助戰哉今逆賊大敗乘此逃散之際理宜速定四川天下綠旗兵無如陝西强壯而其數較各省倍衆在陝西大臣官員又皆具有才能將滅之寇何難勦除爾等不即平定四川豈緣爾等名位事權輕歟倘

謂地屬險隘自古以來險隘之地若不攻取
豈有自定之理作何調度官兵幾路進剿事
宜一併確議以聞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七